

信息部 Infotopia

众人如何生产知识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Cass R. Sunstein

[美] 凯斯·R. 桑斯坦 著
毕竟悦 译

信息 乌托邦 Infotopia

众人如何生产知识

[美] 凯斯·R.桑斯坦 著
毕竞悦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美]桑斯坦著.
毕竞悦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036-8763-1

I. 信… II. ①桑…②毕… III. 传播学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4785号

© 法律出版社·中国

信息乌托邦——众人
如何生产知识

凯斯·R. 桑斯坦 著
毕竞悦 译

责任编辑 高山 田会文
装帧设计 乔智炜

开本 A5

版本 2008年10月第1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印张 9.75 字数 178千

印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编辑统筹 法学学术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036-8763-1

定价:28.5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中文版序

凯斯·桑斯坦的《信息乌托邦》，试图对数码网络中的沟通行为、互动关系以及秩序原理进行深入考察，并且还要探讨政治与法律的全球性范型转换问题。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得知毕竟悦女士把这本著作译成汉语，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发行，感到非常高兴。责任编辑高山先生有时到“法律博客”潜水，大概是注意到我曾经在两年前发出过采取维基百科的方式讨论法学教育改革方案的倡议，特意来函索序。原著的价值，加上编辑“爱屋(Homepage)及乌(Utopia)”的热诚，使我当即应承了。

阅读这本妙趣盎然的书，你可以发现，在电脑空间俨然存在一片全民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几乎任何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还可以在这里就决策问题收集或提供信息、发表意见和建议。借助博客、维基、开放资源软件、预测市场等技术手段，公民们可以充分实现信息聚合，并对既有的提案不断进行编辑、论证、修改以及补充。而在

这样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做出的结论,尽管存在孔多塞陪审团定理揭示的那种可变的犯错概率,但归根结底总是正确的、适当的,至少,是比较好的。

透过桑斯坦著作的字里行间,你还可以看到,始终有两大思想家的身影在晃动。

一个是哈耶克。因为不断伸张和密织的互联网,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瓦解了由电话公司、出版社、报刊编辑部等建构起来的人工秩序,实现了哈耶克所设想的那种分散而自律的构想。可以说,无论对不对、好不好,某种无组织、无目的、无计划的“自生秩序”已经出现在电脑世界,并且开始占优势。

另一个是哈贝马斯。因为各种信息技术为跨越时空的沟通行为提供了大量的渠道和机会,不仅电子投票而且电子讨论也都开始盛行,哈贝马斯所期待的那种对公共事务进行协商的程序民主以及“理想的说话状态”似乎变得唾手可得了。实际上,正是理想的说话状态假设与自生秩序蓝图构成了信息乌托邦的基础。当然,在数码网络中开拓协商政治的公域的思路,还具有更直接的渊源,例如莱因戈尔德的“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论。

站在汉语读者的立场上来分析有关现象,以电脑为媒介的沟通(CMC)本身在社会实践中也许会被认为是已经司空见惯的,并且与那种颇具特色的“政治协商”机制结合在一起了。例如地方官员把政策设想、中央政府把重要的法规草案在网上公布以征求意见的做法,

市长电子信箱也成为信息聚合的一种手段,网络舆论对公共事务的决定甚至司法判断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还有些机构正在试行各种形态的“电子会议室”,等等。所以在这个国度,桑斯坦的论述应该是容易引起关注和共鸣的。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很多读者从切身体验中也一定会意识到,互联网(特别是巨型的匿名公告栏)里的沟通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有时还会出现情绪化言论和诽谤之辞泛滥成灾的场面,似乎与哈贝马斯要求的那种理想的说话状态相去甚远。概括地说,信息乌托邦面临着如下四种主要危险:

首先,公民中存在的信息差距(digital divide)——包括计算机持有能力与上网条件这两个方面的不平等——会影响知情权、参与权的享有或行使,使得一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定过程之外。既然信息技术也可以视为社会资本,那么,网民与非网民之间的鸿沟,就好比城市户口与非城市户口之间的鸿沟,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利益群体。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无数的网站、博客、群发邮箱、社会化服务点(SNS)林立,很容易导致网民内部分离为大量的小集团,出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样的分节化、阶式化的格局。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只选择自己偏爱的通讯领域或信息,只与兴趣相投的人们聚谈。其结果,很容易形成桑斯坦所说“信息茧房”效应,引起相互理解和沟通上的障碍,导致公共性丧失甚至无序化。

在电脑空间里,自由流转的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由于不存在支持信息交易的产权和价格体系,民间提供有价值信息的诱因是比较薄弱的。正是有见于这一点,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才提出了建设全国信息基础设施(NII)的目标和修筑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因此,有必要强调的第三点是:倘若提倡数码网络中的自生秩序原则,那就必须解决如何激励自发的信息投资的问题,否则真正重要的信息聚合反倒难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当然,个人的好奇心、表现欲望以及志愿者精神也可以成为提供信息和交换信息的动力,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信息垃圾和信息过剩的流弊。在这样的状况里,对网民个人而言,排除无谓的甚或有害的信息将显得比自由选择信息更加重要,从而导致电脑空间对信息过滤装置的需求,进而导致监控成本和解纷成本渐次上升。

最后,第四种危险在于,把过剩的和有害的信息排除在自由选择的范围之外的作业势必为政府的介入和限制打开方便之门,从而难免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信息乌托邦的坍塌。其实,数码信息技术本来就是一把双刃的剑,既可以为表达的自由创造条件,也可以为监控的强化创造条件,甚至还有足够的手段和力量布置起无所不在的眼线和防线。

桑斯坦对上述危险的很多方面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说“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勾画出危险,并表明,如果我们不警惕他们就可能导致严重的麻烦”。然而究竟怎样才能避免这些危险、在电脑空

间里促进协商政治的活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通过分散的、自律的沟通行为而形成的秩序是否符合民主法治的理想，会不会与公共性要求达成适当的均衡？《信息乌托邦》对诸如此类重大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展望了乐观主义的前景，但还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

或许你不妨认为作者正在进行一个以身作则的实验——鼓励读者们都来参与相关的信息聚合，利用广泛分散于群众的知识 and 判断力，从中找出最佳结果作为对电子协商模式的结论。由此可见，这也算得上一本维基百科式的法理学著作，值得你以参与协商的方式去推敲和评议。是为序。

季卫东

2008年10月写于秋雨声中

前言与致谢

时时刻刻,我们每个人都依赖于他人提供的信息。即使最博闻的人也只拥有关于他赖以生活的小部分“事实”的直接知识。当我们选择吃什么、去哪里,相信什么、担忧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利用其他人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很难夸大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它与许多人类最重大的错误和最伟大的成就都有关。主要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办法让我们知道每个人知道的信息?找到这样一种方式,而不必消除学习的激励,是否可能?

本书中,我更多关注于协商(*deliberation*),一种古老的交流形式,毫无疑问也将与人类相伴始终。我强调,如果我们都想知道每个人知道的东西,协商就会充满陷阱。协商中的群体可能会犯致命错误;有时他们就像暴徒。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勾画出危险,并表明,如果我们不警惕他们就可能导致严重的麻烦。

我还探讨了聚合众多头脑中的信息新的、某种意义上革命性的方

法的本质与含意。互联网(预测市场、^①维基、^②开放资源软件和博客^③)促成了这些方法,或者说使这些方法成为可能。预测市场可以替代协商,至少是有价值的补充。维基和开放资源软件则可能涉及也可能不涉及协商;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包含可能引起抗议的约定。博客世界充满了协商,博客王国得益于无数头脑的观点和思想。但是它也掉入了通常的陷阱,这削弱了协商的基础,有时也是以提升协商的形式。

从最佳状态看,这些新方法有两个鲜明的优点:第一,它们向我们展示了获取许多人头脑里信息的新途径。第二,它们向我们展示,如何通过提高群体了解成员的信息的可能性,大大改善协商的旧方法。接近多人头脑包含着危险,因为多人可能并且确实会犯错。但是对于社会中最重要机构而言,分散的信息,如果是精选出来的,更可能导致更好的理解——并最终导致更为明智的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

这本小书却酝酿良久。它的构思本是为了努力证明,如果信息是

^① prediction markets,是透过市场机制让参与者买卖未来事件的合约,网络的出现提供了便捷的沟通媒介来整合总体预言市场。——译者注

^② wikis,是一种提供共同创作环境的网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任意修改网站上的页面数据。“wiki-wiki”是夏威夷语里“快(quick)”的意思。——译者注

^③ blogs,是Weblog的简称。Weblog,其实是Web和Log的组合物。Web,是指互联网;Log的原义则是“航海日志”,后指任何类型的流水记录。合在一起来理解,Weblog就是在网络上的一种流水记录形式或者简称“网络日志”。Blogger,是指写blog的人。中文“博客”一词最早是在2002年8月8日由著名的网络评论家王俊秀和方兴东共同撰文提出来的。——译者注

无数不同头脑的恰当聚合结果就会好得多这个主张。本书的文本出现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哈罗德·利文夫纪念讲座(Harold Leventhal Memorial Lecture)以及布兰代斯大学“民主向何处去?(Whither Democracy)”研讨会的主题演讲;我非常感谢在这些发言时得到的评论和建议。我还要感谢 AEI-布鲁金斯联合中心管制研究(AEI-Brookings Joint Center for Regulatory Studies)、哈佛法学院、哈佛大学约翰·F. 肯尼迪政府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和耶鲁法学院讨论会的参与者。

许多朋友和同事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和讨论,包括 Michael Abramowicz, Bruce Ackerman, Ian Ayres, Jon Elster, Elizabeth Emens, Robert Hahn, Bernard Harcourt, Douglas Lichtman, Anup Malani, William Meadow, Martha Nussbaum, Eric Posner, Richard Posner, Adam Samaha 和 Adrian Vermeule; Abramowicz 和 Samaha 值得特别感谢,在本书即将完稿时,他们重读了手稿。Jack Balkin, David Estlund, Robert MacCoun 和 Richard Pildes 以及两位不知名的评论者提供了非常有帮助的读者报告。

我在写作的中间阶段,给我的朋友、前同事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发了电子邮件,问了他一些关于信息聚合(information aggregation)、维基和开放资源软件的幼稚问题。莱斯格为我指出了非常有益的方向;同样重要的是,他邀请我在他的博客上发表观点,接受一些极其博闻的读者的评论。这个机会让我受益良多,我最为感谢莱斯格以及众多评论者的思想、建议和挑战。尽管本书提供了一幅

关于博客混杂而矛盾丛生的画面,我自己从莱斯格那里获得的经验却是完全正面的。莱斯格也慷慨至极,对于本书的准定稿提供了一系列评论。

在写作的后半程,我参加了芝加哥的一个研讨会,由 Dan Drezner 和 Henry Farrell 组织,主题为“权力与博客政治”。参与者对于我的几个主张进行了有价值的纠正,尤其是本书第四章、第五章的一些主张。尤其感谢 Drezner, Farrell, Eszter Hargittai 和 Ethan Zuckerman。特别感谢 Zuckerman 不计辛劳地阅读了手稿关于维基和开放信息软件的相关部分。Zuckerman 的评论使我免于犯许多错误,还给我增加了有价值的信息以及许多极其有益的文献。当然,错误仍旧全部由我本人负责。

还应该多多感谢两个公司,Google 与微软。像大多数作者一样,我大大得益于这两家公司提供的多种服务;但我要特别感谢那里的专家,他们愿意提供给我关于他们国内预测市场的吸引人的材料。Google 的 Bo Cowgill 和微软的 Todd Proebsting 值得特别感谢,因为他们的慷慨和帮助。

本书由一篇更为技术化的论文“Group Judgments: Statistical Means, Deliberation, and Prediction Market,”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80 (2005): 962 而来。尽管本书更长一些,对上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实质性的扩展和修正,我仍旧感谢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的编辑,不仅因为他们允许我把上文中提出的观点发展为书的形

式,而且因为他们许多有益的建议。Jeffrey Harris, Jessica Hertz, Ken Merber 和 Robert Park 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助理。至于经费支助,我要感谢 Herbert Fried 基金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律经济学项目。

特别的感谢属于三个人,Reid Hastie 对于群体判断问题提供了大量耐心的帮助和辅导。Saul Levmore 教了我许多关于预测市场和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 Jury Theorem)^①的知识。本书的编辑 Deddi Felman 在我写作的各个阶段都提供了支持和实质性帮助,在完稿的最后几星期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评论。

我把本书献给 Leon Wieseltier。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Leon 和我就因同窗成为朋友。无论是年少还是成人时,通过无数的乐事和少许的伤悲,我有幸从他无尽的慷慨、幽默、友善、创造力、智慧、思想独立、理智和真正的生活能力中获益。

① 由法国学者孔多塞提出,试图运用概率计算的理论论证多数决和比例多数制:有一个决策是60%正确的概率,错误的概率40%,则使用多数决做决策时,结果犯错的概率比一人独裁犯错的概率低。这个结论用来支持民主,越多人进来集思广益,会犯错的概率就越低。但是犯错概率超过50%,越多人进来越糟糕。现代群体决策组织过程的研究都与孔多塞陪审团定理一脉相承。——译者注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只能拥有全部成员所拥有知识的一小部分……因此每个人都会忽视社会运作所依赖的大部分事实。……文明取决于我们都从我们不拥有的知识中获益。文明帮助我们克服个人知识局限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对无知，而不是通过获取更多的知识，是通过利用依然广泛分散在个人当中的知识。

——Friedrich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1: *Rules and Order*

对伊拉克拥有积极的 WMD(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假设如此强烈,致使建立正式的(情报共同体[intelligence community])机制挑战诸如“红队”、①“魔鬼的鼓手”以及其他替代性的或竞争性的分析的假设与“群体思维(group think)”不可行。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Report of the 108th Congress,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Prewar Intelligence Assessments on Iraq: Conclusions*

①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圈里有自称是蓝队(the Blue Team)的人,和被贴标签是红队(the Red Team)的人。两词源于中国的军事演习:敌军叫蓝军(the Blue Team),我军叫红军(the Red Team)。美国的蓝队强调中国威胁论;红队相信中国可以和平演变,主张与北京积极交往合作。这里借用来指美国对于伊拉克的看法。——译者注

前言与致谢

一个人数众多的集会却不能包含最有智慧的人。与集会的组成人员相比,更可能的情况是,许多问题结合了无知与偏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集会的人数越多,集会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就越大。

——Condorcet, *Selected Writings*

想象一个世界:每个个人都被赋予自由使用人类知识总量的权利。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Jimmy Wales, 维基百科(Wikipedia)的创始人

目 录

- 导 论 美梦和梦魇 / 1
- 第一章 多人的(偶然的)权力 / 21
- 第二章 协商群体惊人的失败 / 47
- 第三章 四个大问题 / 79
- 第四章 金钱、价格和预测市场 / 111
- 第五章 许多正在思考的头脑: 维基、开放资源
软件和博客 / 159
- 第六章 预示与改革 / 214
- 结 论 实现承诺 / 236
- 附 录 预测市场 / 244
- 索 引 / 247
- 译后记 / 291

导论

美梦和梦魇

可能的未来

这是未来的某个时刻。商业、政府和个人生活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首要原因是获取信息的新方法的兴起。通常牵涉众多陌生人的合作项目在规模和质量上都日益提高，使成千上万人受益。其中的许多项目都向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开放。在几乎每件事上（图书、电影、旅馆、餐厅、度假地、博物馆、电视节目、音乐、可能的伴侣、医生、影星和无数的产品与服务），也很容易立刻找到与你相像的人。

一些最显著的改变涉及公共机构。美国继续面临着对其安全的大量严重威胁，国防部继续在控制和抵制这些威胁中发挥核心作用。但关键的是，国防部的日常运作明显不同于21世纪初的做法。许多国防部的内部文件是“维基”——高度安全的网页，但是可以被使用者自由且即刻地编辑。国防部的人事手册就是一个维基，新要求和新程序可